

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国际前沿与趋势

香港理工大学 刘明

摘要:本文对 Scopus 数据库 2000-2024 年间收录的生态语言学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研究发现,国际生态语言学自 2017 年以来发展突飞猛进,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语言生态研究、生态语言研究和生态教育研究。总体呈现三大趋势:研究视角日益多样;理论框架不断发展;研究方法与时俱进。未来国际生态语言学需要直面全球生态危机,充分采用技术驱动的研究方法,并强化实践导向,使其研究成果真正落地,从而不断扩大生态语言学的影响力,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学;研究综述;生态;语言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6105(2025)06-0854-11

DOI:10.20071/j.cnki.xdwy.20250819.001

Frontiers and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Ecolinguistics

LIU Mi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provides a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ecolinguistics (2000-2024) in the Scopus database. The findings reveal rapid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ecolinguistics since 2017, with studies generally classified into three main strands: language ecology, ecolinguistic studies, and ecological education. Three key trends are identified: expanding research perspectives, evolv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address global ecological crise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dopt technology-driven methodologies, strengthen its practice-oriented approach, and ensur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its findings. These efforts will enhance the field's impact and further contribute to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literature review; ecology; language

1. 引言

“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又称“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是生态学与语言学相结合而成的新兴语言学分支,是涉及语言和生态关系的所有研究的总称(Penz & Fill 2022)。自豪根 1970 年首次提出“The Ecology of Language”(Haugen 1972),生态语言学已经走过 50 余年的发展历程。一般认为,生态语言学存在两种主要模式:“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何伟 2018)。豪根模式通过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做隐喻类比,关注语言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互动,涉及语言多样性、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消亡与保护等议题。而韩礼德

模式则聚焦于语言在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作用,强调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该模式起源于韩礼德 1990 年在希腊举行的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的重要发言,他指出语言系统与生态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强调语言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中的关键作用。然而,直至上个世纪 90 年代,生态语言学并没有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黄国文 2018)。进入 21 世纪,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和公众生态意识的提高,生态语言学发展迎来新的机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影响日盛(Penz & Fill 2022)。本文基于 Scopus 数据库,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和文献细读,对 2000-2024 年的国际生态语言学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以期总结研究现状,把脉未来发展趋势。

2. 文献收集方法和整体概览

本文选取 Scopus 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该数据库不仅收录期刊文章,还收集专著和论文集集中的文献,已成为国际学术界评估学术影响力的重要参考工具。鉴于生态语言学学术语多样性(何伟 2018),本文所选取的检索关键词包括: *ecolinguistics* 或 *linguistic ecology* 或 *ecological linguistics* 或 *ecology of language* 或 *language ecology* 或 *linguistic ecology* (Steffensen 2024)。检索时间跨度设定为 2000-2024 年,范围限定在标题、摘要和主题词。尽管这一检索方式的覆盖范围不及全文检索广泛,但能显著减少无关文献的数量,确保析出文献与生态语言学高度相关。最终,共获取 900 篇文献,经过人工筛选后,最终获取相关文献 814 篇。图 1 展示了生态语言学年度发文量的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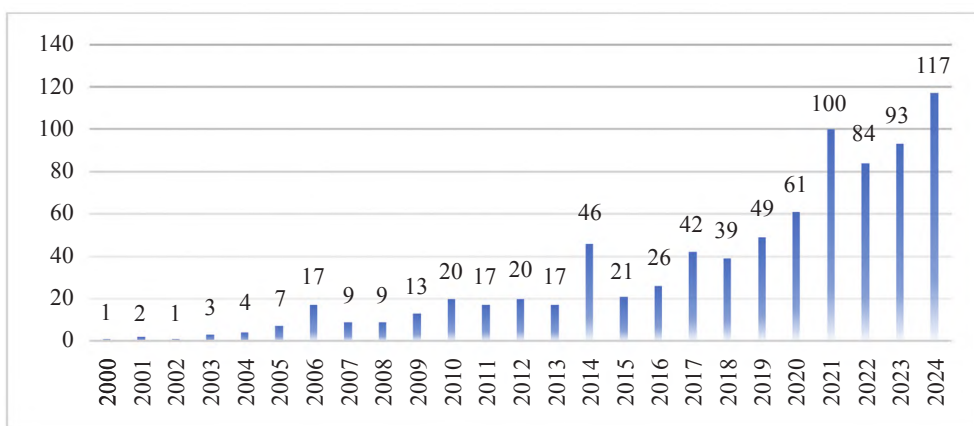


图 1 年度发文量分布图

从年均发文量来看,2009 年和 2017 年是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00-2008 年,生态语言学的发展相对缓慢,年均发文量不足 10 篇。然而,2010-2016 年,生态语言学研究显著提速,年均发文量达到 20 篇左右。特别是在 2014 年,年度发

文量骤增至46篇,这一增长主要归功于《Language Sciences》期刊在2014年发表的生态语言学专刊。该专刊收录了2009年6月于南丹麦大学召开的主题为“生态语言学:科学的生态”学术研讨会的一部分论文。因此,2009年的生态语言学大会显然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的国际发展。2017-2020年,生态语言学进入迅猛发展阶段,年均发文量超过40篇,并逐年递增。2021-2024年则进入井喷期,2021年发文量更是高达107篇。2017年无疑是国际生态语言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和中国生态语言学会相继成立,国际知名出版社Routledge出版了《劳特里奇生态语言学手册》(Fill & Penz 2017)。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快速发展也显著推动了国际生态语言学的进步。2016年,黄国文教授在华南农业大学率先成立“生态语言研究所”,并于同年11月举办了首届生态语言学国际研讨会。随后,2017年8月又举办了第二届生态语言学国际研讨会。下文将结合文献计量软件VOSviewer的分析结果及人工细读,重点关注2017-2024年国际生态语言学的相关文献,总结其研究热点与基本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展望生态语言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3. 研究热点

通过VOSviewer的主题聚类分析可以看出,当前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国际热点主要聚焦三个领域:1)语言生态研究;2)生态语言研究;3)生态教育研究。语言生态研究主要继承自“豪根”传统,生态语言研究主要源于韩礼德传统,生态教育研究则是两者的交叉领域,重点关注生态语言学在教育教学中的实践与应用。

3.1 语言生态研究

基于“豪根”传统的语言生态研究依然是生态语言学的一大研究热点。在排名前20的高频关键词中,与语言生态相关的高频关键词有10个,包括:语言生态(80)、多语主义(55)、语言政策(32)、语言接触(22)、语言规划(17)、语言多样性(16)、语言迁移(16)、语言态度(16)、双语主义(15)和语言意识形态(15)。由此可以看出,多语主义和语言政策研究是语言生态研究的两大热点。

多语主义研究主要关注在多语环境下语言的共存,互动与动态平衡,与其相关的关键词包括语言接触、语言迁移、语言多样性、语言态度、双语主义、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景观,等等。在多语生态中,语言之间关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Yakpo 2023)。他们不仅关注多语生态中语言接触及其影响,包括词汇、语法变化以及语言汇聚现象,还关注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以及社会文化差异(Mufwene 2023)。多语主义对于理解语言多样性、文化保护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Yakpo 2023)。此外,语言景观研究近年来已成为多语主义研究的重要热点,关注公共空间中语言使用的呈现与分布。作为语言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景

观为探讨语言多样性、语言政策以及社会文化互动提供重要切入点。相关研究覆盖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景观,例如新加坡、芬兰、波兰-捷克边境、中国澳门以及印度尼西亚等。这些研究揭示了语言景观在多语生态中反映权力关系、文化认同以及语言政策执行的重要作用,同时突出了语言景观动态性与多样性研究的价值 (Shen 2022)。

语言政策与规划主要关注语言政策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揭示语言政策如何塑造语言生态、分配社会权力并影响语言多样性。它们关注语言政策的权力逻辑和意识形态影响,揭示单语政策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边缘化 (Rajapakse 2024),以及多语政策在促进社会公平中的作用 (Liddicoat 2023)。研究发现,单语政策不利于语言生态平衡,特别是在多语社会中,单语政策通常会强化主导语言的地位,边缘化少数语言并削弱语言多样性;而多语政策通常被认为是促进语言生态平衡的重要手段 (Liddicoat 2023)。此类研究为语言规划、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和社会公平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建议。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濒危语言的保护与复兴。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民族身份、文化传承和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 (Kadenge & Kufakunesu 2018)。在全球化、城市化以及强势语言扩张的背景下,许多少数民族语言面临濒危或边缘化的威胁,例如秘鲁的克丘亚语、塔吉克斯坦的少数民族语言、津巴布韦的汤加语,以及日本的阿伊努语等。通过分析原住民语言的命名实践和语言复兴运动,这些研究揭示了多语互动、语言意识形态以及政策支持在少数民族语言保护中的关键作用。

3.2 生态语言研究

在排名前20的高频关键词中,与生态语言研究相关的关键词包括生态语言学(176)、气候变化(17)、批评话语分析(13)和话语分析(13)。生态语言研究主要关注语言在构建生态意识、传播环境价值观和推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而批评话语分析或者话语分析则是其主要的研究路径。通过进一步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归纳出两大研究热点:1) 环境和气候变化话语研究;2) 文学与文化话语研究。

环境和气候变化话语研究主要通过分析隐喻、叙事模式、修辞手段以及多模态表达,揭示语言如何在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传播中建构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态度。此类研究关注不同媒介中的环境和气候变化话语,如跨国公司食品广告中“自然”的抹除现象、新西兰外交部长的政治演讲、中美新闻媒体气候变化报道中的责任框架、全球污染企业环境网页的语言与视觉设计,等等。在研究方法上既关注传统话语,也关注多模态话语 (Fernández-Vázquez 2021),既采用定性分析方法,也采用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方法 (Poole 2018) 和数据挖掘技术 (刘明 2023) 或大语言模型分析 (Grasso & Locci 2024)。因此研究成果丰硕,但大多采用批评话语分析视角,生态话语分析视角有待进一步加强。

文学和文化话语研究是生态语言研究的另一研究热点,主要关注文学和文化表达中的语言如何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传播生态意识,并塑造社会对环境问

题的态度。研究发现,文学作品通过语言描绘自然景观、表达生态情感和反思生态问题,文学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唤醒生态责任感的重要工具 (Goatly 2021)。例如,艾米莉·狄金森的自然诗歌、威廉·戈尔丁小说、阿米塔夫·高希的《饥饿潮》以及本·奥克利的《饥饿之路》等作品,均通过语言探讨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生态伦理和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文化表达中的生态叙事则涵盖戏剧、民间传说、音乐歌词等多种形式,展现了地方生态知识、自然价值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通过文学和文化语言的生态叙事,不同文化语境能够传递生态中心主义思想,推动公众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和反思 (Goatly 2021)。此类研究具有很强的本土特色,且多以定性阐释为主,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进一步拓展。

3.3 生态教育研究

生态教育研究主要聚焦语言教学中的生态视角,探讨教师、学生、教材和教学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多语教育、环境教育与语言技术的融合对语言学习的影响。语言教育中的生态视角主要关注学习过程中的教师、学生、教材和教学环境等生态要素的平衡与互动。它们将语言教育视为一个生态系统,认为可以通过平衡各要素促进语言学习与生态意识的共同发展 (Poudel & Baral 2021)。此外,它们还关注多语教育中教师与学生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生态的影响,揭示语言教学实践与多语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例如, Vennela & Kandharaja (2021) 研究印度大学生对英语的态度,发现学生视英语为社会流动的工具,但又担忧本土语言的弱化,反映了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之间的生态互动复杂性。环境教育与语言教学的结合是另一重要方向,探索如何通过语言学习加强生态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例如, Wei (2020) 提出“生态课堂”模式,通过“互联网+”生态资源实现教学系统的动态平衡,并融入环境教育内容,使学生在语言学习中培养生态责任感。Liu et al. (2024) 构建了包含 12 套大学英语教材的语料库,分析教材中环境教育内容的覆盖程度及呈现方式。总体而言,教育与语言生态研究强调语言学习过程中生态要素的和谐发展,涵盖多语教育、环境教育与数字化教学的结合。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语言生态教育的复杂性,还为多语教育、环境保护和语言技术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4. 总体趋势

总体看来,国际生态语言学主要呈现三大研究趋势:1) 研究视角日益多样; 2) 理论框架不断发展; 3) 研究方法与时俱进。

4.1 研究视角日益多样

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视角涵盖了语言与生态系统、语言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语言与权力结构的复杂关系、语言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的关联,以及生态教育与实践等多个方面。这种多样化的研究视角虽然丰富

了生态语言学内涵,但也导致其学科边界模糊,理论体系较为分散。Steffensen & Fill (2014) 依据“生态”的不同定义,将生态语言学划分为四个研究方向:语言的符号生态学、社会文化生态学、自然生态学和认知生态学。然而,Steffensen (2024) 通过文献计量分析提出,语言生态学与生态语言学应被视为两个独立研究领域,而非一个领域内的不同方向。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将生态语言学细分为 11 个研究视角,包括:面向话语的生态语言学、基于语料库的生态语言学、生态文体学、叙事生态语言学、面向身份的生态语言学、民族词汇生态语言学、生态话语分析、和谐话语分析、认知生态语言学、教育生态语言学以及去殖民化与跨学科生态语言学 (Steffensen 2025)。尽管 Steffensen 试图厘清生态语言学边界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其文献检索时将关键词限定为 *ecolinguist**,这一方法排除了涉及语言生态学的大量相关文献。因此,他将生态语言学界定为“关注自然生态的语言学”的尝试值得商榷 (Steffensen 2024: 499)。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生态语言学不断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其研究视角还在不断拓展。例如,生态文体学、生态语用学等新兴领域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生态语言学的学术版图。

4.2 理论框架不断创新

尽管早期生态语言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豪根的语言生态理论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基础之上,许多研究者持续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不断推动生态语言学的整合与发展。例如,Arran Stibbe 提出了“生态话语分析”框架,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和具体操作方法 (Stibbe 2021)。Li et al. (2020) 将分布式语言学理论框架引入生态语言学领域,重新审视语言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Steffensen & Cowley (2021) 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具身生态语言学方法,强调语言、身体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Cowley (2021a) 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生态语言学愿景,即通过“重新野化”,让生态语言学超越传统的理论框架,成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工具。

此外,一些研究者立足于本土文化,提出了生态语言研究的本土化理论框架 (Forte 2024)。在国内,生态语言学领军学者黄国文教授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出发,提出“和谐话语分析”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的分析框架。该框架超越了传统批评话语分析对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解构,转而关注语言如何建构和维护生态、社会和文化的平衡与和谐 (Huang & Zhao 2021)。何伟教授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提出了“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并构建了生态话语分析框架 (Cheng & He 2022)。这些研究受到国际生态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 (Steffensen 2025),为国际生态语言学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4.3 研究方法与时俱进

生态语言学横跨语言学、生态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研究等多个学科领

域,其研究方法灵活多样,既注重理论探讨,也重视实证研究;既采用传统的话语分析方法,又聚焦多模态话语分析;既运用问卷调查方法,也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同时,生态语言学与时俱进,不断吸纳前沿且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语料库语言学、计算语言学以及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例如,Liu & Huang (2024)运用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方法比较分析了中美气候变化新闻报道中的责任框架。Poole (2018)结合地理信息系统与语料库语言学,分析了亚利桑那州 Rosemont 铜矿争议中的环境话语。Gopikrishna et al. (2023)探讨了基于数学语言学的机器学习技术(如自然语言处理,NLP)在检测公众对生态保护和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中的潜力。Grasso & Locci (2024)则评估了两种大语言模型在气候变化与环境领域文本分类任务中的表现。这些前沿研究方法使得生态语言学能够从不同维度揭示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为生态语言学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5. 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国际生态语言学自2017年以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其固有的局限性依然存在,如学科边界模糊、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应用研究依然不足,等等。未来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有望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破:1)直面全球生态危机;2)充分利用技术驱动的研究方法;3)强化实践导向。

5.1 直面全球生态危机

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益加剧,生态语言学需要直面全球生态危机,使其研究内容更加贴进全球生态危机的具体需求,包括气候变化、生态多样性、环境正义,濒危语言保护等(Penz & Fill 2022)。在气候变化领域,生态语言学可以通过对气候变化话语的分析,揭示语言在塑造公众对气候危机的理解和影响公众行动意愿中的作用(Liu & Huang 2022)。生物多样性不仅是生态系统稳定的基石,也与语言多样性紧密联系,研究者可以通过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探究语言在描述和保护生态多样性中的作用(Alexander 2024)。环境正义关注语言在反映和掩盖环境不平等问题中的作用,它涉及资源分配、环境负担以及生态权利的公平性问题(Fine & Love-Nichols 2021)。生态语言学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析,揭示权力机构如何通过语言塑造环境议题的叙事框架,从而促进环境正义(Liu & Huang 2024)。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生态语言学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推动社会行动和政策变革(Penz & Fill 2022)。

5.2 充分利用技术驱动的研究方法

技术驱动的研究方法正在为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不仅革新了研究手段,也拓展了生态语言学学科的应用场景和影响力(Poole 2018)。随着大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技术驱动的研究方法不

仅拓宽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边界,也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更为准确、高效和实用的工具支持(Grasso & Locci 2024)。一方面,技术手段的进步能够更为全面地揭示语言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机制,为学科发展注入新的理论动力;另一方面,它也能够进一步促进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生态治理、语言政策制定和文化保护等领域(Wei 2020)。总之,技术驱动的研究方法正在为生态语言学开启新的可能性,不仅拓宽了学科的研究边界,也为解决全球性生态挑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与实践。通过进一步整合技术与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将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语言在社会与生态系统中的复杂角色,推动人类社会迈向语言多样性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未来(Edwards et al. 2022)。

5.3 强化实践导向

生态语言学与其他语言学研究的显著区别在于其问题导向性,其最终目的是促进生态发展(黄国文 2016)。在生态语言学中,生态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一种视角、一种理念和一种指导思想。黄国文(2016)提出,我们不仅需要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思考,还应将生态语言学作为行事原则。Stephen Cowley 指出,生态语言学的目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学生更好地理解环境议题,二是帮助公众更深入地了解生态问题。这两个目标的核心都是教育,通过提升人们对生态问题的认知,从而促进生态的改善(魏榕、史蒂芬·考利 2020)。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已无法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因此,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政策制定以及濒危语言保护等具体实践中,成为生态语言学的重要发展方向(Cowley 2021b)。这种实践导向不仅彰显了生态语言学的实际应用价值,也强化了其在应对全球生态危机中的现实意义,同时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Cowley 2021a)。展望未来,随着跨学科合作的深化和技术的不断进步,生态语言学将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它将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贡献更大力量,进一步凸显其在全球生态问题中的独特价值。

6. 小结

本文对 Scopus 数据库中 2000-2024 年间收录的生态语言学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结果表明,自 2017 年以来,国际生态语言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通过主题聚类分析和文献细读发现,近年国际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语言生态研究、生态语言研究以及生态教育研究。当前,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总体呈现三大趋势:第一,研究视角日益多样,学科边界不断拓展;第二,理论框架持续创新,既有跨学科整合的尝试,也有本土化的努力;第三,研究方法与时俱进,不断吸收最新科技研究成果。展望未来,国际生态语言学需要积极应对全球生态危机,进一步吸收先进的科技研究成果,充分利用技术驱动的研

究方法,同时强化实践导向,使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落地,从而不断扩大生态语言学的影响力,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Alexander, R. J. 2024. Retelling the story of the birds and the bees in the age of biodiversity extinction. *Languages* 9(9): 295.
- Cheng, M. & W. He. 2022. News reports about the Sino-US trade war: An ecolinguistic approach. *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7(3): 428-460.
- Cowley, S. J. 2021a. Ecolinguistics reunited: Rewilding the territory. *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7(3): 405-427.
- Cowley, S. J. 2021b. For an actional ethics: Making better sense of science. In D. Jurafsky, J. Chai, N. Schluter & J. Tetreault (eds.), *Reconsidering Extinction in Terms of the History of Global Bioethics*. Amsterdam: Taylor and Francis, 205-221.
- Edwards, T., C. B. Jones & P. Corcoran. 2022. Identifying wildlife observations on twitter. *Ecological Informatics* 67: 101500.
- Fernández-Vázquez, J. S. 2021. Analysing the environmental websites of the world's greatest polluters: A multimodal ecolinguistic approach. *Economic Research-Ekonomska Istraživanja* 34(1): 2692-2711.
- Fill, A. & H. Penz. 2017.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 London: Routledge.
- Fine, J. C. & J. Love-Nichols. 2021. Language and climate justice: A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5(3): 453-473.
- Forte, D. L. 2024. Latin American ecolinguistics: Deconstructing discourse studies, coloniality and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ism. *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10(2): 330-349.
- Goatly, A. 2021. Ecology, physics, process philosophies, Buddhism, Daoism, and language: A case study of William Golding's *The Inheritors* and *Pincher Martin*. *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7(1): 1-25.
- Gopikrishna, M., R. D. Burri, N. M. Kumar, D. Mahesh, G. S. Sankar & N. K. K. Rao. 2023. Green marketing analysis for significant investment utilizing NLP process. *202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w Frontiers in Communication, Automation, Management and Security, ICCAMS 2023*.
- Grasso, F. & S. Locci. 2024. Assessing generative language models in classification tasks: Performance and self-evaluation capabilities in the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change domain. In A. Rapp, L. Di Caro, F. Meziane & V. Sugumaran (eds.),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Cham: Springer, 302-313.
- He, Wei (何伟). 2018. A few key issues concerning ecolinguistics as a discipline.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4): 1+11-17. [2018, 关于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几个重要问题. 《中国外语》第4期.]
- Haugen, E. 1972.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In S. D. Anwar (ed.),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25-339.

- Huang, Guowen (黄国文). 2016. An ecological orient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5): 1+9-13. [2016, 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 《中国外语》第5期.]
- Huang, Guowen (黄国文). 2018. Some thoughts on the research of ecological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5): 1-3. [2018, 关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断想. 《外语与外语教学》第5期.]
- Huang, Guowen (黄国文), & Chen, Yang (陈旸). 2017. Ecolinguistics as a new discipline.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5): 38-46. [2017, 作为新兴学科的生态语言学. 《中国外语》第5期.]
- Huang, G. & R. Zhao. 2021.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ing peoples' problems in a Chinese context. *Language Sciences* 85: 101365.
- Kadenge, M. & P. Kufakunesu. 2018. The politics of "minority" languages in Zimbabwe. *Language Matters* 49(1): 65-83.
- Kravchenko, N., T. Pasternak & T. Davydova. 2020. Eco-pragmatics: The state of the art. *Cogito* 12(3): 281-296.
- Li, J., S. V. Steffensen & G. Huang. 2020. Rethinking ecolinguistics from a distributed language perspective. *Language Sciences* 80: 101277.
- Liddicoat, A. J. 2022.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s a discursive accomplishment. In D. Yaden & T. Rogers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Literacies and Languages Education*. Amsterdam: Elsevier, 123-129.
- Liu, Ming (刘明). 2023.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images: A corpus-assisted discourse study.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1): 83-96. [2023, 语料库辅助的中国生态形象建构研究. 《现代外语》第1期.]
- Liu, M. & J. Huang. 2022. "Climate change" vs. "global warming": A corpus-assisted discourse analysis of two popular terms in *The New York Times*. *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8(1): 34-55.
- Liu, M. & J. Huang. 2024. Framing responsibilities for climate change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newspapers: A corpus-assisted discourse study. *Journalism* 25(8): 1792-1811.
- Liu, Y., L. An & S. Chen. 2024.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education in twelve series of Chinese university English language textbooks. *Sage Open* 14(3): 21582440241266829.
- Mufwene, S. S. 2023. Linguistic hybridization in the emergence of creoles. *Cambridge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Literary Inquiry* 10(1): 74-89.
- Penz, H. & A. Fill. 2022. Ecolinguistics: History, today, and tomorrow. *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8(2): 232-253.
- Poole, R. 2018. Ecolinguistics, GIS, and corpus linguistic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Rosemont Copper Mine debate.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12(4): 525-540.
- Poudel, P. P. & M. P. Baral. 2021. Examin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Nepal: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7(1): 104-123.
- Rajapakse, A. 2024. The impact of monolingual language policies on the multilingual language ecology of Sri Lank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4(2): 642-655.
- Shen, Y. 2022. Exploring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in China: From the

-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ecolog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12(10): 2172-2181.
- Steffensen, S. V. 2024. On the demarcation of ecolinguistics. *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10(3): 499-527.
- Steffensen, S. V. 2025. Surveying ecolinguistics. *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11(1): 1-49.
- Steffensen, S. V. & S. J. Cowley. 2021. Thinking on behalf of the world: Radical embodied ecolinguistics. In D. Geeraerts & H. Cuyckens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Taylor and Francis, 723-736.
- Steffensen, S. V. & A. Fill. 2014. Ecolinguistic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horizons. *Language Sciences* 41: 6-25.
- Stibbe, A. (ed.). 2021.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2nd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Vennela, R. & K. M. C. Kandharaja. 2021. Agentive responses: A study of students' language attitudes towards the use of English in India.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2(1-2): 243-263.
- Wei, H. 2020.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glish ecological classroom in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et plus. In M. Atiquzzaman, N. Yen & Z. Xu (eds.). *Advances i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Computing*. New York: Springer, 226-230.
- Wei, Rong (魏榕) & Cowley, Stephen (史蒂芬·考利). 2020. New model of ecolinguistics: Radical ecolinguistics—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tephen Cowley.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8-12. [2020, 生态语言学的新型模式: 根性生态语言学——史蒂芬·考利教授访谈录.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Yakpo, K. 2023. Unidirectional multilingual convergence: Typological and social fact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20(3): 768-785.

收稿日期: 2024-05-31; 作者修改稿, 2025-06-02; 本刊修订, 2025-07-18

通讯作者: 刘明 <mingl.liu@poluu.edu.hk>

中国香港 香港理工大学红磡湾校园中文及双语学系

Corresponding author: Liu 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Hung Hom Bay Campu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P. R. China